

立退雀斑藥水 此藥水用 雀斑退盡 皮白色嫩 血液清不 熟蘊於肺 發生雀斑 顏不雅觀 此藥水內 服清理肺 熱外擦去 除斑點尤 珍品也 大瓶售洋 二元小瓶 售洋一元 如不靈驗 儘可退還 外埠函購 郵費通用 寄費加一 回件快速 保險寄奉 上海 卡德路山 海關路口 薛昌里 造福輝大 藥房總行

昏號

●公理戰勝紀念碑

郵
雷

某國催辦大宗劣貨。不日
之銷路云。(賣國路專電)

新 聞

●上虞通信 (一)

(谷劍塵)

記者竊錄上虞百官鎮。鎮居曹娥江邊。爲往來甬紹之孔道。自浙路紹線通車後。交通尤爲便利。

在 白 門 診 精 治 上 年 臨 症 萬 餘
 克 路 午 後 外 症 為 擅 長 各 科 尤
 八 號 至 六 花 柳 器 械 精 良 手
 洋 房 時 婦 科 熱 無 痛 久 病
 廉 謹 白 取 費 從

首中經售處本
先華
發國
明貨分銷處新

外埠各大商號

世界南部商場

調味精粉○茲養豐厚○質料優美○歷久不變
葷素咸宜○物美價廉○開胃至寶○家常必備
送禮妙品○甚爲利便○務祈各界○謹防冒牌
認明五九○可免欺騙○有種小聽○兩角五分

(總發行)

新豐吳公公司
新豐吳公公司

羣芳大會見聞記

力竭聲嘶。那裏還唱得這了，這且不丟說他，最可笑的，是那張月亭，他倒這位兒，常看見他去關公。那唱那行的，我也鬧不清楚，常看見他去關公。那唱花三娘子裏，他又去包公，無論他是生是淨，總而論之，他是一個唱大嗓子的，怎麼這離去的，可恨。他正在疑惑，他開了口了，他離去的是小生，可是還用的是大嗓，他問了唱的時候，他又要用小生，這周郎成了一個二性的人，他還不肯安分，還要在那裏耍神情，弄身段，舉凡繩子，武生的，花臉的，老生的，都使出來了，自有羣英會的時候，怕沒有見過這樣的配角，這貴老二到了這裏，所以就會遇見這稀奇，的配角一個人到了沒業恥，天下就沒有有難的事，相張月亭，那戲台上還有他不能唱的戲嗎。

爲歌喉婉轉自如。聞者莫不擊節。
怡紅院唱李國碑。其涼勃鬱。令人爲之神往。
花襲人之翠屏山。口齒清醇。不亞蕉琴。
幻雲抱探新之夢。惜其妹勾月代厄到會。客有勸
勾月登台歌唱。所以爲本會點綴者。勾月以戲學程
度幼稚。不敢嘗試謝之。勾月可謂有自知之明矣。
花雲娥與步紅。皆是小先生。花則嬌小玲瓏。步則
貞靜幽嫻。一動一靜。各得其妙。嫻獨久不到會。
今夕忽翩然而來。登台大唱特唱。引得台下聲不
絕。

(老解)

步紅的臉子。討人喜的狠。說起廿五那一天。他第

今播之比較

閒話

●青樓憤語

(老白)

吃飽子飯。念頭阿有轉轉。生子耳朵觀阿德見。萃樓
琴房。背是一個人。個強琴來。真真響。琴。你是
是即好背心上扯胡萃個哉。奴前日半早娶。你個
王老實來秋秋。王老來歡喜個功個。天下世界事
體末。別樣末纔穿個哉。獨有馬屁末還。穿個來。
俗阿肯聽。阿是。個歌末新世界萃芳選舉亦扶勿
着。牛奶香國選舉亦扶弗着。有面孔刺。俗想想
看。前年子搭新世界第一轉選舉。正總統祇芳
。副總統貝員。十一月裏選出來子。蘭南兩個
月。祇芳就撥江西陶議員討得去。二萬二千。

夫。便不揩油。每天也要揩油半元。這却是從兌換小洋上來的。這時車裏吐痰的。吃煙的。敲打的。說話的。鬧個不休。我也沒法。祇耐着性兒。吊在皮帶了等着。

十分鐘後。車到了卡德路。我也到了學堂。這一次行程已到了目的地。我的這篇社會小說途中。也祇好攔筆。

(完)

零 拾

上海最時髦男女之必需

花叢人的秦腔，倒滿裕里陳第比較起高低來。字面不及陳第筆。嗓子比陳第高得多，並且有身段。有飛眼。老老實實陳第無論如何唱得高明。總不及花叢人討俏哩。如齊蘭的三娘教子。荷花仙館風怕。文萃的斬黃袍。錢素珍的空城計。多可以說現在齊樓的絕唱。一時要出幾個這樣人才。很不容易呢。

吟湘的說。雲蘭芳的唱。如果兩個人合了一個人。可稱得蓋世無雙。有人說他們分開了。已經使得人顛倒如此。若得合而為一。不知道使得人失魂落魄哩。這句話很有理。

牡丹門裏兄弟。前幾天聽說有些小不滿意。現在雖然好了。還是不大出來碰局。一般做哥哥的。擔心呢。

蔓花的貌。聰慧的文。又是雙絕。也像吟湘雪蘭並般合起來。不曉怎樣呢。別人說我是痴子。這高頭上的確我常有痴念呢。

連日陰雨。愁悶煞人。今朝天放晴光。令人精神為之一爽。是日本世界游客擁擠。尤以自由廳人數甚夥。所到投寄。亦較前兩日為多。

文春唱一齣斬黃袍。氣足聲宏。頗討劍鼓聲緒。

一個先到。到了之後，足足的坐了三刻鐘，也不知道說了多少話，覺得放到人耳案內，甜津津的。華芳會揭曉的日子，本來是四月初一，因為有許多應備的手續，沒有完全，聽說要緩幾日哩。

福祿壽菱花的貌部總長，福祥里靜第的藝部總長，這兩位先生呼聲高極了，若是果真是他們兩位，可算得人才相稱，一些沒有「太過」不及「的毛病，可惜我不是主揀花選的，也不曉得這裏面裏，這兩位一共有多少票數呢。

這幾天我在外邊應酬，有好幾個朋友說，這貌部三長，菱花吟湘花雲娥，品部三長，陳憶藏曉霞步紅，可是確定的麼，我卻不知道。



得吃勿落臘俚來。倭去吃未哉。奴如今朝朝要去看看招祖臘俚來。

小說途巾 (四三) (鏡合卿)

我走出車站。便攜着一個巡捕。他在我身上檢查了一下。看見沒有什麼。便走開了去。我也走了出來。在這頭剛乘了一部五路到斜橋的電車。我便跨了進去。在這頭裏坐着。部過了兩站。人着實的多了。我一看外面走來一個小腳婦人。便立了起來讓她坐。却不防布在皮帶上的一個三十來歲的人。搶了先坐下來。我便不覺得歎了一口氣。想着中國人的程度。那婦人也只好布在皮帶上坐着。車子亂搖。又過了兩站這婦人纔弄得一個位子。我這時看見到了像鶴橋。便跑了下來。換着三路到卡德路的车子。這車子裏的人。格外多了。所以那賣糕的人。也就施出他那撒油的手段來。任意撒油。有一個乘客便問他說。你何以這樣的大搖大擺呢。他笑了一笑。說道。先生。你那麼知道。原來三路上賣糕的祇有兩個。現在是都過去了。所以再沒有賣糕

新世群芳選舉大會

選舉票

每張一

親自投

於自由廳內

投票處

第八號

子。精緻小提包。印度綢手帕。高底漆皮鞋。

加力克香烟。鍍金小手鏡。精美描彩綢。象牙小梳。

自從上海獎券發行以後，這個毒風，就漸漸的傳入舊券的店家。我去年調查，不過兩家，今年却增加了好幾家。共計已有十家之多，有的單賣一種獎券，有的無諭那一種正副都有，協興泰和福源信房，這兩家的信用，總算第一，每期所銷的獎券，也最多。不過中彩的事，始終沒有聽見罷了。各舊券店家的門口，都掛着紅紙黑字或黑板粉字的招牌，「五萬元」「二萬元的大字，非常醒目，無怪財迷，要去上他的當。小民生計上，也發生絕大的困難，甚至有因此害病的。小子的觀念，有位姓田的，名叫阿槐，他去年歲底，中了彩票的毒風，頓生財的痴念，把所穿的馬褂，當了八角錢，同舊券店家，買了一條，到勝影的日子，是可憐。幸而碰

期。是他們在分配和派員下來的時候，只以新穎和異
物，不能十分發達，一般教師，也只好濫竽充數。
文化幼稚得很。其餘尙成美小學一所，是姓李的所
辦的。至於女子教育，只有甯江二所，係陳木蘭女
士所經營。組織上倒也不錯。學校漸進的文明呢。所
那裏會發達。人民的程度。那裏尙能進步呢。所以
我對於社會狀況教育前途，那裏真的擔憂。

鎮上小兒戲嬉。本來是放風箏。擲銅元。捉迷藏幾
種。現在却專門成日價弄紙牌。（就是撲克牌）自
五六歲到十餘歲。都三五成羣。在那裏賭錢。我看
了幾乎呆滯。他們這一班小兒羣。在那裏精明。我
無論新舊紙牌。一到手就能張張認得。反而去開百
不失一。我去年回家的時候。還沒有這種把戲。所
以我今年見了這般情形。却生好幾種感想。這是退
步呢。還是進化。我終百思不得其解。（未完）

金鸞詩云：神仙杳然去。金壘埋古井。井底流丹泉。芬芽復清冷。上有連理枝。龍蛇動秋影。開樽望松風。一醉晚山靜。

碧霞山在縣東南十里。與鹹色相接。相傳太尉靈輿登此山。飲能覆瓶山上。今存一石竅。大旱不涸。呼爲龍眠窟。禹厯志謂石上刻殺臣二字。昔嘗人有墓得筆跡。甚奇。山高十許里。北麓茂。南麓棘。東連百丈岡。西遙達至三界止。登其巔有石平廣可容數千人。下瞰江海。羣山畢列。望天亭之最高者。嘉慶志云。下有台閣殿。洗厄泉。望天亭。天臺香潭。劉暗巖。石屋諸勝。今則廣石尙在。其餘殆多更易。龍眠石想即指此。茲又錄萬曉龍眠石詩如后。芻芥未易掃。綿延互疊色。草木不發生。中有仙人室。登臨俯層空。羣衆亂攀援。勾水蛟龍蟠。今古不枯溢。農人向余言。歲歲涉宵渾。

歷。『協濟』『工賑』『救濟』『塘工』名字甚好聽的。
知。『小民福之不至，禍已臨頭哩。』

現在鄉間有取謔『暴棺』的事，很能使我們驚異。
鄉間貧寒的人家，人死了，沒有錢安葬，大抵在
林外或空野的地方，隨便拋置，甚至拋置路旁，
以外，便沒有什麼。單把粗草將棺木遮蓋，所以
氣穢水，容易傳到外面，於衛生上很不相宜。去
六月間上虞縣知事張振聲，因公案上，路經某處
嗅了這屍身所發出的穢氣，害了毛病，所以他就
同士紳商會聘出鄉人暴斃棺木，出了幾張告示，就
在各處草包棺木上插了牌，限期三，叫他們遷移
以利衛生。現在限期已屆，一切就在實行，敢無
力搬移，或沒錢做墳的人，只好聽官廳轉手，搬到
冷僻山與之中，造一個大坑，把許多棺木，亂葬
在裏頭，他的辦法，同西洋大書報館裏差不多，不過
貧民習慣上很不便，所以這幾天暴棺的妻小子女，
啼哭的很多。怨聲載道，但是我姑姑認為最佳的專

社會上的風俗習慣，就是教育設施必要的焦點。移
風易俗的責任，完全在教育兩字掌握之中。我們鎮
上的住戶，大小一共二千餘戶，（因戶口久不調查
，沒有統計表可查，只得攝攝）人口約近十餘萬。
街道長計五華里，但所設的學堂，只有高等小學一

古虔勝境錄 (一) (谷劍塵)

原爲昔越郡屬邑。本舜封支庶之地。姚郢歷山
年鑄存。而會縣之始。則在始皇二十五年。所開
與諸侯會計。因相壤樂於此。故名土廉。寰宇記
云。縣東有姚郢。即舜葬所。又有東谷林。即舜生
地。復有歷山畋田。則舜耕地也。但年久失軌。融否
靡稽輒考。而追憶古蹟勝境。則似爲舜生地無疑。
奈因以見聞所及。錄其聲榮大者。作古虔勝境錄。
以簡者。掛一漏萬。所不計焉。

金鰲山在縣城西面。高約三丈。廣數十畝。萬歷府
志云。爲漢魏伯陽太傅修煉之所。上有觀曰金鰲
臺。中有魏伯陽像。道貌儼然。居凡三進。計十餘
楹。旁有井廣約二丈。名龍母井。上有石亭。今已
圮。祀。所有者僅石柱五六。皆宋唐中。沒并得金鑑
識名。明陳啓者侯孫公遊金鰲詩云。仙居迫眺枕
城西。古剎靈烟過澗溪。丹井已空蒼蘚白。石痕猶
在白雲迷。清霄遶鶴無人見。落日山猿抱樹啼。更
羨時侯能弔古。紫羅冠帶落花泥。又陳宗濤題書
畫見雲字云。文李彭時詩云。路過烟霞洞翠深。華門
秋嶺鐘聲隱。自從鶴犬宴中去。井上丹沙何處尋。
又章宏仁金鰲湖上人詩。丹室春長在。瑤台夢亦
清。鶴歸松樹暖。人以洞賓模。鼎鼎胡麻飯。香調

有某翁者。鬚髮已已斑白。雙一妾。思有以媚之。乃日購一掃光掃鬚散等。概無效。或誑之曰。以龜溺少許。合紫草其煎之。名曰烏藥。試之有奇驗。翁如法治之。初染微瘡。再染而紅。三染而紫。喜讀水滸者。幾乎誤認其爲劉唐也。

讀一本湯頭。做幾段八股。必美名曰儒醫。吾鄉有何某者。亦儒醫也。常與余及楊生值於道左。楊輒遠避之。余曰。此非儒醫某耶。楊笑曰。否。此勾魂使者耳。且曰。昔蒲留仙謂離花子遺十萬八千衆勾魂使者。苟作巫醫。即今之儒醫也。

劇談

●貴俊卿登台第一日(續)(小隱)

這又南年多。沒見他了。嗓子就更壞了。那聲沙啞。就同破鑼一般。拿唱來就嘆子。所以出了這樁怪毛病。有時間把字拿重了。就不免帶些飄音。看他那個對付勁。煞是可憐。那身上更是俗不可耐。把魯肅形容得神頭鬼臉。直說是個混小子。祭東風的孔明。打扮得同妖道毛貲相似。一段元板二簧。

治症為地
上為地
年列為
鏡列各
留名種
學萬餘
有尤

科術器械
利無精良
便通病

廉懇切取
謹白費從

明發先首
貨國中
分經
銷售
處處
新



外埠各大商號
調味精粉
葷素咸宜
送禮妙品
認明五九〇

茲養豐厚○質料優美○歷久不變
物美價廉○開胃至寶○家常必備
西爲利便○務祈各界○謹防冒牌
可免欺騙○有種小聽○兩角五分

(總發行)
新開通大路
大豐吳公司啟

爲歌喉婉轉自如。聞者莫不擊節。
怡紅院唱李國碑。其涼勃鬱。令人爲之神往。
花襲人之翠屏山。口齒清醇。不亞蕉琴。
幻雲抱探新之夢。惜其妹勾月代庖到會。客有勸
勾月登台歌唱。所以爲本會點綴者。勾月以戲學程
度幼稚。不敢嘗試謝之。勾月可謂有自知之明矣。
花雲娥與步紅。皆是小先生。花則嬌小玲瓏。步則
貞靜幽嫻。一動一靜。各得其妙。嫻獨久不到會。
今夕忽翩然而來。登台大唱特唱。引得台下聲不
絕。

(老解)

步紅的臉子。討人喜的狠。說起廿五那一天。他第

今菴記比較

閒話

●青樓憤語

(老白)

吃飽子飯。念頭阿有轉轉。生子耳朵觀阿德見。萃樓
琴房。背是一個人。個強琴來。真真響。琴。你是
是即好背心上扯胡萃個哉。奴前日半早娶。你個
王老實來秋秋。王老來歡喜個功個。天下世界事
體末。別樣末纔穿個哉。獨有馬屁末還。穿個來。
俗阿肯聽。阿是。個歌末新世界萃芳選舉亦扶勿
着。牛奶香國選舉亦扶弗着。有面孔刺。俗想想
看。前年子搭新世界第一輪選舉。正總統祇芳
。副總統貝員。十一月裏選出來子。蘭南兩個
月。祇芳就撥江西陶議員討得去。二萬二千。

夫。便不揩油。每天也要揩油半元。這却是從兌換小洋上來的。這時車裏吐痰的。吃煙的。敲打的。說話的。鬧個不休。我也沒法。祇耐着性兒。吊在皮帶了等着。

十分鐘後。車到了卡德路。我也到了學堂。這一次行程已到了目的地。我的這篇社會小說途中。也祇好攔筆。

(完)

零 拾

上海最時髦男女之必需

一個先到。到了之後，足足的坐了三刻鐘，也不知道說了多少話，覺得放到人耳案內，甜津津的。華芳會揭曉的日子，本來是四月初一，因為有許多應備的手續，沒有完全，聽說要緩幾日哩。

福祿壽菱花的貌部總長，福祥里靜第的藝部總長，這兩位先生呼聲高極了，若是果真是他們兩位，可算得人才相稱，一些沒有「太過」不及「的毛病，可惜我不是主揀花選的，也不曉得這裏面裏，這兩位一共有多少票數呢。

這幾天我在外邊應酬，有好幾個朋友說，這貌部三長，菱花吟湘花雲娥，品部三長，陳憶藏曉霞步紅，可是確定的麼，我卻不知道。



得吃勿落臘俚來。倭去吃未哉。奴如今朝朝要去看看招祖臘俚來。

小說途巾 (四三) (鏡合卿)

我走出車站。便攜着一個巡捕。他在我身上檢查了一下。看見沒有什麼。便走開了去。我也走了出來。在這頭剛乘了一部五路到斜橋的電車。我便跨了進去。在這頭裏坐着。部過了兩站。人着實的多了。我一看外面走來一個小腳婦人。便立了起來讓她坐。却不防布在皮帶上的一個三十來歲的人。搶了先坐下來。我便不覺得歎了一口氣。想着中國人的程度。那婦人也只好布在皮帶上坐着。車子亂搖。又過了兩站這婦人纔弄得一個位子。我這時看見到了像鶴橋。便跑了下來。換着三路到卡德路的车子。這車子裏的人。格外多了。所以那賣糕的人。也就施出他那撒油的手段來。任意撒油。有一個乘客便問他說。你何以這樣的大搖大擺呢。他笑了一笑。說道。先生。你那麼知道。原來三路上賣糕的祇有兩個。現在是都過去了。所以再沒有賣糕

新世群芳選舉大會

選舉票

每張一

親自投

於自由廳內

投票處

第八號

子。精緻小提包。印度綢手帕。高底漆皮鞋。

加力克香烟。鍍金小手鏡。精美描彩綢。象牙小梳。